

联合 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二十五年

## 第一五三九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三日

纽 约

###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539) .....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794).....	1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795).....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五百三十九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十点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先生  
(法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布隆迪、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尼泊尔、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西班牙、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 临时议程(S/Agenda/1539)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794)。

3.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795)。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794)

## 中东局势：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795)

1. 主席：根据安理会〔第一五三七次会议〕曾经作出的决定，我打算邀请黎巴嫩、以色列、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根据过去所采取的一贯做法，我建议邀请直接有关的各方代表，即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请其他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E. 古拉先生(黎巴嫩)和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A. T.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和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2. 主席：现在，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上所列的项目。

3. 秘书长通知我说，由于他今天上午意想不到地需要接受医疗，他来到安理会会议的时间将要推迟。根据他在昨天下午会议结束时向安理会所作的许诺，他交付给我下述通知，以便在会议开始时转达安理会：

“正如我在安理会昨天上午会议的发言中所提到的那样，由于在以色列-黎巴嫩地段的两侧都缺乏充分的观察手段，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代理参谋长对于以色列-黎巴嫩地段的军事活动，只能提供有限的情报。特别是在执行安理会于昨日上午的会议中所通过的决议〔第279(1970)号决议〕方面，我很遗憾地说，我还没有从代理参谋长那里接获任何情报。我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他缺乏直接的观察手段而没有获得确实的情报所造成的。当然，我将把从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

代理参谋长那里可能接获的任何有关局势的情报于当日立即转达安理会。”

4. 我刚才从秘书长那里收到了一封信件，这是果尔达·梅厄夫人通过特科阿先生转交给他的。这一文件将要分发，<sup>①</sup>但是我认为，如果立即加以宣读，将给安理会提供很多情况，现在请安理会的秘书宣读这份信件。

#### 5. 请安理会秘书来宣读。

6. **查科先生**(负责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的代表)：以色列常驻代表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三日的信件，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的信件，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转交给你我国总理兼代理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夫人的下述信件：

“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了你于五月十二日致外交部长埃班的电报，该电转达了安全理事会在该日通过的决议的全文。

“我愿追述一下，在这场军事行动开始时，我国军事发言人曾声明这是一场搜索行动，在完成任务之后，我国军队将立即撤离该地区。

“我国军事发言人昨天又声明说，这次行动已按计划进行并且已经完成，我国军队正在部署撤出该地区。

“在你的电报中所提到的决议还没有提出之前，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大使已经把这一点通知了安理会。特科阿先生随后向安理会解释说，为了避免开枪以至伤害平民，在黑夜里我们推迟了军队的撤回。我现在通知你，参加这一行动的我国军队已经全部撤回到它的基地。

“关于必须采取这一防卫行动的实际情况，已经由特科阿大使在昨天上午会议的发言和他以前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系列信件中，向安理会说明。

“我国政府仍然认为，黎巴嫩政府对于来自

黎巴嫩领土的对以色列的人民、领土和军队进行的一切暴力行动，负有全部责任。

“我国的政策仍然是寻求以色列-阿拉伯间的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并且在实现这一点以前严格遵守建立在对等基础之上的停火。如果以色列遭受武装攻击，它和任何其它国家一样，拥有同样的固有的自卫权利。

“果尔达·梅厄(签字)”

“谨此

“约瑟夫·特科阿(签字)”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7. **主席**：名单上的第一个发言人是联合王国的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8.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不打算回顾我们昨天所做的事。我感到惊异的是，安理会没有打算呼吁停止该地区的一切军事行动。我仍然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但是，我毫不迟疑地赞同要求以色列停止那种我们不能宽恕的行动并撤出其军队。今天，我们欢迎刚才向我们宣读的那份报告，而且我们期待着在适当的时候能够从秘书长那里得到证实的情况。

9. 经过昨天的激烈辩论，而且尽管存在着必然会有的强烈情绪，我还是请求大家允许我在今天上午来谈一谈安理会的职责和我们在安理会所负的主要责任。我要求安理会特别允许我说明，我们压倒一切的责任，并不是激动和分裂，而始终是寻求共同的基础，甚至在激烈争辩的时刻也不忽视通过一切途径，来促成协议并努力协助实现一项和平的、可为大家接受的解决。

10. 可能有人会说，在过去二十四小时的暴力事件之后，目前不是谈论和平的时刻。但我认为，正与此相反，冲突的继续存在和激化，使得寻求一条出路来摆脱这种流血的僵持局面，成为更必要、更迫切的了，因为这种局面引起了如此巨大的痛苦，如此深重的苦难和如此深刻的绝望。现在不是我们灰心丧气的时候，而要加倍努力来达到我们所应该持有的主要目标：实现正义与和平以代替武力和冲突。

11. 苏联代表昨天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厉的指责。他是在激烈的答辩中这样做的，我不怀疑他已经重新

<sup>①</sup>后来作为文件S/9801分发。

考虑了他所说的话，但是，对于这种指责却不能听之任之。他说，我国政府曾企图阻挠第242(1967)号决议的实施。我必须以适当的克制态度告诉他这个他确已清楚了解的事情，那就是他所说的和事实真相正好相反。他和其他参加过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后我们所举行的各次讨论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我国代表团在任何时候机和每次会议中，都提出了积极的和切实可行的建议。无论是在那场战争发生后紧接着进行的讨论中，在导致后来一致通过第242(1967)号决议的磋商中，在嗣后举行的四大国会议中，还是在四大国代表的会议中，每一次会议上联合王国都主张把它作为紧急事项，并且指出了使该决议所规定的各项原则的执行取得实际进展的途径。

12. 我想提醒苏联代表，该决议不是由苏联而是由联合王国提出的。我还要说，我曾经屡次赞扬苏联对这项决议的支持。

13. 没有人会认为，我们不愿看到自己提出的决议得到实施。两年半以来，我们利用一切时机力图说服其他人不要再拖延，不要再争吵，而要在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共同基础上和我们一道前进。我们多次提出的主张是有案可查的。无论我在安理会或者在四大国会议中发言时，我一直说，拖延是主要的敌人，同时我也一贯地坚持说，事实上存在着某种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共同基础。

14. 今天，大家对拖延所造成的损害都很清楚。目前，有些人对于达成协议取得进展丧失了信心，但是我今天想最恳切地向大家说，取得进展的道路是存在的，我们应该选择这条道路而且坚持决不离开这条道路。

15. 什么是共同基础呢？让我指出这个基础而尽力回避分歧意见。可以说，明显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

16. 我们大家当然都不愿背离四国外长去年九月的联合声明，<sup>②</sup>当时他们重申中东的所有国家都拥有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我们

<sup>②</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年，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文件S/9485。

大家都不会对于不允许用战争获得领土的原则表示疑问。我们大家对于不撤军就不会得到和平这一点也不会表示疑问。没有人会怀疑，为了实现撤军就必须确保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使该地区的每个国家都有权生活于和平之中，拥有不遭受武力威胁和武力行为侵犯的安全和公认的边界。没有人会怀疑，如果没有取得一项充分尊重难民各项权利的、公正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就不可能获得最后的解决。事实上，我们大家都不怀疑，第242(1967)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必须在每一方面都全面彻底地加以实施。

17. 在四大国会议中，我们仔细审议和认真制定了所有这些原则。在先后次序和方法上，我们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对公开宣布的各项原则，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18.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

19. 我相信，我们参加四大国会议的人将能够在本月底以前向秘书长提出报告。我希望，随后秘书长将同意雅林大使重新与双方进行磋商，而且我也相信他不久将能够向秘书长提出关于他同双方进行讨论的最新情况的报告。那时，而且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有希望就我们所盼望的解决取得新的进展。那时，才能提出最后的倡议，用该决议的词句来说，也就是“促成协议并协助努力达成和平及各方可接受之解决办法”。

20. 这就是我主张的进展程序。任何一个和中东问题有联系的人，都不能轻易地感到乐观，更不能自满。情绪过分激烈了，猜忌过分深刻了，忍受不公正状况的时间已经过久，许久以来和平的希望一再落空。

21. 但是我们必须找到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相信和平的可能性。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在安理会中的责任是抵制任何想加剧争端的诱惑，而且永远不放弃寻求一致的努力。

22. 暴力、流血、死亡和毁灭并不能成为放弃我们在安理会中所负责任的理由，它们倒是对我们的拖延的严厉谴责；它们是强有力的论据，要求我们以新的决心和以一种迫切的紧急感来努力推进我们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决不能背弃这一职责。

23. 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 我国代表团极感欣地听到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的好消息。黎巴嫩这个国家一直在庄严和明智地努力解决宗教、种族和社会阶级的各项问题。它在中东所处的地位始终是很难的。在我们的国家塞拉利昂,有许多黎巴嫩血统的优秀居民和公民,他们对于我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我们深感关切的是,由于那些并非黎巴嫩政府所造成的情况,他们的国家曾经在一年中两次遭受野蛮的攻击:一次在贝鲁特机场,这一次在赫尔蒙山西南地区。我们确实希望,遭受这场战斗之害的双方公民将得到赔偿。

24. 我国代表团要求安理会,一旦秘书长通知我们他对于我们昨天一致通过的决议〔第279(197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感到满意时,它就立即继续进行谋求和平和解的工作。

25. 安理会的四大国在它们的会议中负有重大的责任加紧工作,以取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要求,在目前阶段我们不要继续采取会使有关各方的情绪激化的行动。巴勒斯坦难民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对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来说,发展和进步都是迫切的问题。他们购买的每一架战斗机,无论是海市蜃楼式或鬼怪式的一一这种作战武器的名称就表明它们的空幻性和非永久性一一都意味着倒退与退步,意味着浪费掉本来可以用于这个地区的发展所需的学校和医院的金钱。

26. 的确,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应该热情和坚持不懈地寻求这个曾经产生了可兰经、犹太教经文和圣经的地区走向和平的道路,上述这些十分重要的文献曾经在千百年间为千百万人民带来安慰和信心。

27. 我恳切地希望,在这次辩论结束时,由于该决议的实施,我们会让和解与和好的进程继续发展下去。

28.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应黎巴嫩政府的紧急要求,安全理事会再次讨论对于这个阿拉伯国家的新的侵略行为。以色列侵略军侵入了黎巴嫩的领土。大批的以色列步兵部队、坦克、大炮和飞机被用来进行了这次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侵略

者正在野蛮地毁灭黎巴嫩的和平的居民中心。在对一个阿拉伯邻国进行这次新的国际强盗行径时,出笼的以色列军事机器采用了残暴的焦土战术,即,希特勒匪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日子里所使用的战术,这次大战在人类的记忆中是不会消失的,那时他们偷偷摸摸地在黑夜里进攻其它国家。以色列空中强盗驾驶美国飞机野蛮轰炸黎巴嫩的居民中心,罪恶地屠杀和平居民,就象他们近来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所犯下的罪行那样,杀害和平居民,包括工人和儿童。

29. 以色列军队侵入黎巴嫩的领土证明了以色列藐视国际法的一切规定,明目张胆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决定,把国际强盗行径作为其外交政策和对阿拉伯邻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中东继续走扩大侵略的道路,破坏该地区的和平政治解决,而且试图以公开的、蛮横的军事强盗行径来实现其帝国主义和并吞主义的目的。

30. 世界舆论都知道,安全理事会已经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随后又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两次坚决地谴责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性进攻,而且把以色列的这些侵略行为称为对中东和平的威胁和以色列违反它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负义务的行为。

3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安全理事会声明,“谴责以色列违反宪章及各项停火决议案所定义务,发动预谋军事行动”〔第262(1968)号决议〕。一九六九年八月,安全理事会在其决议中声明,“谴责以色列违背依宪章及安全理事会各决议所负之义务,对黎巴嫩南部若干乡村施行预谋之空袭”〔第270(1969)号决议〕。

32. 这样,安理会这个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主要机构已经以最明确的方式,就以色列所犯的国际罪行和它采取的武装强盗行径和国际匪徒行为的政策,两次对以色列进行谴责。

33. 安全理事会在这两项决议中都警告以色列说,如果以色列再次采取这种行动,安理会就不得不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来实施它的决定。现在,以色列竟然蛮横无理地蔑视联合国和世界舆论明确表示的意志,对黎巴嫩采取了新的预谋的侵略行动,这是自从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这三个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以来对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所发动的最严重的进攻。

34. 黎巴嫩的杰出代表古拉大使昨天在安理会会议的发言中，对以色列这次所犯的新的极为严重的罪行，提出了不可反驳的事实和论据。这些事实本身就说说明了问题，我们无须加以重复。以色列侵略了黎巴嫩这件事，从秘书长吴丹的发言中也可以得到证实。甚至以色列的代表也没有否认以色列军队武装侵略和侵入黎巴嫩领土，尽管他企图用各种编造出来的虚伪借口为这次新的侵略进行辩护。

35. 十分清楚，以色列的新的侵略行为，仅仅是以色列政府许多年来对它的阿拉伯邻国所采取的国际强盗行径、非法行为和领土掠夺政策的一个环节。

36. 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以色列统治集团在其主要的保护人和盟友美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之下，一直在顽固地、无耻地、横蛮无理地不断破坏中东的和平政治解决，而且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这个决议的主要规定是，不容许使用武力取得外国领土。

37. 以色列非但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的这项决议，把它的军队从所有阿拉伯各国领土中撤退出来并且帮助建立中东的持久和平，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挑衅，它以为只要在使用武力方面逐步升级，就会达到它的非法目的。

38. 这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新进攻的目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在试图威吓这个和平的阿拉伯国家，这个国家坚决主张各项争端的和平政治解决，尊重它的各项国际义务和联合国宪章，而且，它在联合国中所享有的高度威信和声望是持侵略政策的以色列无法比拟的。

39. 以色列争辩说，为了反击阿拉伯的爱国者，它有某种“权利”来入侵黎巴嫩的领土，这不过是在国际法里找不到任何根据和理由的虚伪借口而已。只要你们这些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结束你们的侵略政策，把你们的军队从被占领的阿拉伯各国领土上撤走，那么，反击阿拉伯爱国者的问题就自行消失了。这个问题将会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中苏联的爱国者，我国光荣的游击队员所进行的斗争的问题那样地消失掉，当时他们异常勇敢地、忠贞不渝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抗击了希特勒侵略军和占领军。这个问题将

会象法国游击队的斗争问题那样地消失掉，他们也同样英勇和忠贞不渝地抗击了法国领土上的希特勒占领军。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和他们在这里的代表对这次入侵黎巴嫩领土的强盗行径进行辩解的任何尝试，从任何观点来看都不能得到宽恕。在这一方面，应该回顾一下，安全理事会在过去曾经多次着重谴责了以色列借口“报仇”或“报复”所进行的类似行动。对于侵略者所编造的“报复”借口的谴责，载入了安理会的许多次决议之中，这些决议认为以色列的立场是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相抵触的。对这种并非国际法的而是国际强盗行径和非法行为的“概念”，现在必须再次最强烈地加以谴责。

40. 显然，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犯下破坏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是以为这些罪行将不会受到惩罚，而且认为他们将继续得到外来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支持。

41. 以色列政府和那些在财政上大力资助以色列侵略的人，那些把武器交到以色列军国主义者手中的人以及那些提供鬼怪式飞机对阿拉伯各国领土进行残酷屠杀的空袭的人，显然认为，通过威胁、讹诈和侵略升级，他们将能够使阿拉伯各国和它们的人民投降并且接受帝国主义的“解决”条件。

42. 美国代表和他的英国同事与朋友昨天在安理会中的发言和行动表明，美国和联合王国又一次没有使用强烈的词句来充分地、断然地谴责受到他们保护的以色列的强盗行径，并且没有对以色列政府施加影响和发挥作用使其清醒过来。今天卡拉登勋爵的发言也是一个证明。卡拉登勋爵做了长篇发言，但是其中没有任何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的话。他的发言中的一切尖酸的语言都是针对苏联代表的；而苏联代表在他的发言中只不过是向安理会陈述了实际情况，因此卡拉登勋爵的任何歪曲事实的企图都是不会得逞的。

43. 昨天在安理会发言的几个阿拉伯国家代表十分正当地对美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并且认为特拉维夫的侵略政策应由美国承担责任。全世界、联合国各会员国以及世界舆论都不相信美国没有力量对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施加影响。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们有同

样正当的理由把美国对柬埔寨的侵略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相提并论。

44. 在这方面，不容忽视的是，在特拉维夫加紧进行侵略的同时，美国僵化了它在解决中东问题方面的立场。这种做法得到联合王国的支持，美国代表团在关于中东问题的四大国磋商中堵塞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的可能性，美国在联合王国的支持下，顽固地拒绝同意以色列军队从它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土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前的停火线后面，并且顽固地坚持不承认把那条停火线作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疆界以防止以色列并吞它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为了使阿拉伯领土继续保持在侵略者的手中，提出了各种方案。留给以色列的具体地区也列举出来了。而且，这一切都得到了约斯特先生和卡拉登勋爵的支持。卡拉登勋爵在他今天的发言中，试图把情况说成似乎是苏联代表歪曲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末，我就促请卡拉登勋爵在安全理事会全体代表面前声明，联合王国主张所有以色列军队立即从它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前的停火线后面。如果他在安全理事会发表这个声明的话，我就声明我对于联合王国的立场的估计是错误的。我向卡拉登勋爵提出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而且我要求他做出直截了当的答复，而不使用英国外交惯用的遁词和保留，使用遁词和保留也是卡拉登勋爵的特点。

45. 从财政方面来看，以色列的新的侵略行动，得到了美国最近给予以色列一笔一亿美元的新的巨额贷款的援助。对侵略者继续提供美国最先进的武器并且正式许诺将来继续武装侵略者，这两件事也加强了这次新的侵略行动。

46. 黎巴嫩、叙利亚、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曾经非常正确地提请安理会注意，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侵略时，美国在世界另一部分，在东南亚，正日益扩大对越南和老挝人民的侵略，而且不久就发生了对一个中立国家柬埔寨领土的军事入侵。在这两个地区，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军事冒险和侵略升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使用军事力量来扼杀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摧毁进步的政权，镇压爱国者争取自己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把帝国主义的奴役性条件强加在这些国家的人民身上。

47. 在当前的历史时刻，在二十世纪的下半期，这种政策只有一种正确和合乎科学的名称，那就是现代帝国主义。

48.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至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通过了一份文件，对现代帝国主义的策略和行为作了如下描述：

“帝国主义利用军事政治集团和在外国的军事基地，以及经济压力与贸易封锁，来维持世界许多地区的紧张局势。它加强政治压力，并且向反动组织提供财政和政治的支持。武装干涉、野蛮镇压——特别是在斗争采取最激烈的形式的地方和革命力量拿起武器进行战斗的地方——反革命阴谋、反动的和法西斯的政变、挑衅和讹诈，这一切都被帝国主义动用起来了。”

49. 这种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政策和行为的描述，对于在中东地区和在印度支那各国进行国际侵略的策动者是极为恰当的。

50. 在这两个地区都使用了同样的逻辑：侵略者首先侵入一个国家，随后则宣布有人在扰乱和威胁他，于是，根据侵略者的立场和思想方法，这就构成了充分的借口来侵犯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随后又侵犯第三国以至更多国家的领土，从而散播死亡和毁灭，并且威胁世界和平。在这两个地区，边界和国家主权，领土的不可侵犯和对国际义务与国际法的公认规则和条款的遵守，对于侵略者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美国军队的铁蹄正在践踏柬埔寨的土地。以色列军队的铁蹄正在践踏黎巴嫩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土地。许多城镇和村庄被烧成灰烬；在柬埔寨、黎巴嫩和其它阿拉伯东方国家，和平居民，包括儿童、妇女和老人，正在死亡。美军在湄公河和南越的其它地方，演出了血腥的屠杀序幕之后，正在柬埔寨的土地上进行掠夺。以色列凶手们成为屠杀和蹂躏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的熟练老手之后，正在黎巴嫩干着同样的勾当。同时，美国空中强盗又开始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进行野蛮轰炸，而他们在国际侵略上的同伙以色列也在继续野蛮轰炸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此外，为了进行辩解和掩饰，在两种场合下都使用了同样的词句：大家都知道，尼克松总统在宣布美军侵犯柬埔寨时说道，

美军完成他们在那个国家的使命后就将撤退。昨天，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听到了以色列代表所说的大致同样的话：他象背诵课文一样复述道，以色列军队在完成他们的使命后就将撤出黎巴嫩。这不是巧合。弟子正在亦步亦趋地效法他们的老师，干着血腥的勾当。

51. 这种帝国主义政策是在国际关系中采用最残暴的高压手段的典型。这是一种国际高压手段和强盗行径的政策，是野蛮地实施弱肉强食原则的政策，因此，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必须最坚决地加以谴责，加以制止。

52. 安全理事会决不能低估以色列和它的保护人所造成的目前存在于中东的极度紧张局势的危险。如果这只是一个保证每个中东国家有权获得安全的问题，和平早就在那个地区恢复了。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十分清楚地看到，抱着帝国主义意图和扩张主义野心的现任以色列领导人所追求的，不是和平而是中东的紧张局势，是取得行动自由和某种借口来对阿拉伯国家进行进一步的强盗式袭击。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那个地区的紧急局势原来正是以色列的那些保护人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在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时给它以充分的军事和物质支持。

53. 以色列的领导人只是因为受一种种族主义的病态沙文主义的蒙蔽并且自欺欺人地沉湎于圣经的神话和传说，才看不到：由于他们漠视联合国和谴责他们的世界舆论——安全理事会昨天的表决再一次向以色列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并且由于他们对阿拉伯邻国所持的残暴的侵略政策，他们这些狂暴的新战争贩子正在威胁以色列人民自身的安全；以色列人民的未来只能寄托于同阿拉伯人的友好睦邻关系上而不能寄托于同他们的争吵上。这种政策引起了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憎恶和愤恨；以色列侵略者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良知。

54. 苏联坚决支持在中东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使帝国主义煽起的民族冲突、敌对行为和战争成为历史的陈迹。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决议为此提供了合理的和公认的基础。我们将不懈地努力使该决议的所有段落和所有规定都得到实施。但是，

在以色列漠视该决议并且扩大它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的情况下，争取中东和平的斗争和争取整个世界和平的斗争一样，应该采取的形式首先是坚决挫败侵略者在世界任何地区发动的侵略。

55. 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道路是：侵略者军队从所占领的一切领土上撤走。必须迫使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样重要的国际机构的各项决定。美国和联合王国愉快地认识到它们纵容以色列侵略者是毫无意义的、毫无希望的而且是危险的，那末和平解决就会愉快地实现。任何人都应该毫不怀疑地相信：阿拉伯各国人民决不会投降，也不会默许他们的领土永远被占领。

56. 苏联完全支持黎巴嫩就以色列的进攻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呼吁。安全理事会在它二十五年的历史中似乎还是第一次对于一项侵略做出了如此迅速的、决定性的和明确的反应，而且在它的第一次会议中就通过了一项旨在制止侵略者的决议，苏联代表团不能不对这一事实表示满意。那些试图阻止通过这一公正决议的人们，在安全理事会和全世界面前，再一次扮演了以色列侵略者的维护者和保护人的不光彩角色，因而也就扮演了反对中东问题取得和平政治解决的角色，反对以色列军队撤出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角色，反对以色列军队撤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停火线后面的角色，以及反对实施第242(1967)号决议关于不容许使用武力获得领土的主要原则的角色。安全理事会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以色列违反它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所负的义务而对黎巴嫩犯下的这一次新的侵略行径。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更有效的措施来制止侵略。

57. 苏联准备按照联合国宪章，支持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旨在制止侵略者的各项有效措施。

58. 最后，我促请大家注意副秘书长代表宣读的果尔达·梅厄夫人的声明。这篇声明充满了伪善，意图欺骗安全理事会和世界舆论。以色列的逻辑是很离奇的：可以在黑夜里进攻一个邻国，但是却不能在黑夜里从被占领的外国领土上撤出军队。这的确是侵略者的逻辑。此外，刚才收到的一则新闻电讯说，在凌晨三时十五分以色列又向黎巴嫩境内的军事活动地区

派遣了一大队的坦克和装甲车辆；这就是说，在安理会通过了关于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的决议许多小时之后，在五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之间的深夜，又派遣了更多的军队。这又是一次以色列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事件。十分明显，果尔达·梅厄夫人的声明是企图欺骗安理会和世界舆论的。

59. 我再谈一谈卡拉登勋爵今天的发言。我可以坦率地向安全理事会说：不错，卡拉登勋爵的确是第242(1967)号决议的提案人。没有人否认这件事。他今天夸耀这件事。我承认他有权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甚至夸耀它。的确，他提出了决议草案。但是，随后，自以色列发动侵略后将近三年以来，他却一直采取了阻碍实际执行该项决议的立场。这就是他的立场非常反常之处。卡拉登勋爵，你事实上拒绝支持第242(1967)号决议关于所有以色列军队无条件地撤出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的原则。你拒绝支持实际执行不以战争获得领土的原则以及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边界必须确切地符合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前的停火线的原则。你正在积极支持主张改变边界的美国办法和方案，这种改变有利于侵略者而牺牲了被侵略者的领土。这是什么逻辑呢？我们感谢你提出了上述决议案，但是对于你后来阻碍实施该决议的行为却不能表示感谢。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和世界舆论面前直截了当地、诚恳地和公开地这样说。

60. 昨天，你和约斯特大使实际上甚至在一次程序性讨论过程中出来维护侵略者。这次讨论事实上变成了一次尖锐的政治辩论。你们设法利用种种程序性的手法来阻止或至少是推迟安全理事会迅速通过后来它所通过的决议。只是因为这些企图都遭到了失败，你们才被迫和安理会其他代表一起投票赞成这项决议。因此，你们愈早放弃那种维护侵略者和试图为其侵略罪行进行辩解的政策和立场，那末我们就能够愈早处理好中东的和平政治解决这个问题。

61. 雅各布松先生(芬兰)：自从安理会上次审议中东局势以来，八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安理会所以无所作为并不是因为这一地区平静无事，而是因为安理会实际上对中东局势已经失去了控制。暴力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它们都被记录下来并存入档案。

62. 由于以色列武装部队以非常大的规模入侵黎巴嫩领土，现在安理会召开了会议。以色列的代表向我们说，这次进攻的目的是要摧毁巴勒斯坦游击队用来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活动的基地。但是，正如我们过去所声明的，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任何企图军事报复政策进行辩护的论点。因此，我们欢迎安理会昨天会议上所采取的果断的、一致同意的行动，要求以色列军队立即全部地撤出黎巴嫩领土。

63. 我知道，对这种或任何其它暴力行动的谴责本身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安理会又一次在治标而不是治本。以色列最近的这一次袭击表明，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后所建立的国际安排的结构遭到了几乎是彻底的破坏，这一结构旨在结束战斗和为实现中东和平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

64. 停火构成了这个结构的基础。从性质上来说，停火是一种临时措施，是谋求和平的过程的第一步。这个过程的下一步骤已在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中加以概述。该决议设想了冲突各方之间的一项全面政治解决办法，也规定了利用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来促进各方达成协议。

65.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停火遭到严重损害，实际上已变得毫无意义。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雅林先生已被闲置起来了。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决议本身的作用有消失的危险。安理会四个常任理事国的会谈在继续进行。但是，根据安理会其它理事国所获悉的情况来判断，会议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正如卡拉登勋爵今天上午所指出的那样，拖延是和平的主要敌人。和平解决缺乏任何进展的情况，肯定会使双方那些不相信和平可能性或者甚至不要和平的人的力量得到加强。其结果，我们在这里的讨论越来越脱离中东冲突的严酷现实，而这种冲突正在达到新的令人震惊的规模。

66. 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有力地支持四大国的努力。我们继续支持这种努力，因为我们认识到，除非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某种程度的协议，中东冲突是不会得到真正解决的。这也因为这些会谈显示出，四大国承认它们对防止中东冲突危及世界和平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是，四大国会谈的继续进行并不能

免除安理会作为一个整体对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所负的最高责任。

67. 结束我们今天正在审议的这种进攻以及中东的一切暴力行动的唯一有效途径，是谋求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的全面政治解决。这种政治解决的蓝图已载入安理会第 242(1967) 号决议之中。我们认为，进行协商的四大国和有关各方本身现在必须作出新的最大努力去扭转暴力和危险日益加剧的倾向，并终于使根据该决议建立中东公正和持久和平的进程得以开始。

68. **主席：**现在名单上已经没有要求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的人了。但是，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

69.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很遗憾，马立克先生竟心安理得地重复那种我相信他明知是不真实的指责。他指责我国政府没有力图贯彻我们自己提出的决议并使之生效。不过，我很高兴地听到，他重申了他对该项决议的全面支持。

70. 在撤军的问题上以及在和平的问题上——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马立克先生十分清楚，我们在那个决议中当然已经摆出了我们的建议。我们坚定不移地遵守该决议中载明的建议。马立克先生也知道，在四大国会议讨论有关撤军与和平问题时，我国代表团曾就这两个问题提出详尽和全面的方案。我不打算现在在这里就对那些还在由四大国会议秘密讨论的文本进行讨论。然而，我可以很高兴地向安理会保证，我们所提出的有关撤军与和平这些重要问题的方案，正如马立克先生所清楚地知道的那样，第一是积极的，第二是明确的，第三是公正的，第四是完全符合第 242(1967) 号决议的。因此，我能够说，马立克先生的指责是荒谬的，我谨予驳回。

71. **主席：**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7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很遗憾，从卡拉登勋爵的发言中，我没有得到对我的问题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我提出一个直率的问题：联合王国和卡拉登勋爵是否赞成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出它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这就是我的问题，并且要求卡拉登勋爵回答是或否，而不要采取英国外交中所惯用的夸夸其谈与闪烁其词的做法。

73.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将只重复一下我对大使讲过的话，那就是，我国关于撤军与和平的建议已载入决议。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国关于撤军与和平的方案已在四大国会议中提出。对于他的问题，我已做了直截了当的回答。而且，他很了解，在安理会和四大国会议中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我没有别的什么要说的。

74.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认为现在大家都很清楚，谁的发言是虚伪的，谁的发言是真实的。

75.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将尽早在会上就我们与会进行讨论的、并且列入今天议程的局势问题发言。此刻，我仅仅想对我们刚才听到的马立克先生的具有特色的发言中离题的地方发表两点意见。

76. 苏联代表提出了东南亚问题。我的一些同事一定记得美国于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一再努力促使联合国对于越南问题采取行动。我们除了提出其它问题以外，也把这一问题提到了安理会。所有这些努力都受到了苏联的阻挠。在以后的几年中，苏联的盟国北越，对它的两个邻国，得到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国际协议保证的两个中立的独立国家老挝和柬埔寨，不断大规模地扩大它的军事占领。北越并且违背这两国政府的意志，破坏它们的中立，把战争从越南扩大到它们的领土上。这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而且它得到了苏联的纵容和支持。当然这就是美国对在柬埔寨的北越军队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的理由，而且是唯一的理由。然而，苏联对于恢复柬埔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活动，对于召开一个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对于在该地区的任何联合国行动，并且，实际上对于谋求政治解决的任何谈判等一切建议，它都一貫地不断加以拒绝。试问，这是否是一个真正关心恢复和维持和平的政府的行动。

77. 我的第二点意见是，促请安理会注意马立克大使谈判手法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面。我有机会在最近几个月中比较仔细地对他的手法进行了观察。当他想认真地谈判，当他的政府授权他在外交谈判和政治解决中进行正常的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就以一种平

静的、实事求是的方式发言。但是，当他的政府决定不做任何妥协，而要寸步不移地坚持苏联的立场得到百分之百的采纳，以便中断有效的谈判，他就竭力掩盖这种意图，其办法是施放烟幕并恣意发表我们刚才所听到过的那种滔滔不绝的夸大之词与谩骂。我可以说，这是中东和平的一个非常不祥的征兆。

78. 我只能希望，当他和他的政府用这种姿态捞到他们所能捞取的宣传利益之后，他们将重新和其它政府和代表一起进行真诚的努力，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进行这种努力以谋求全面地、迅速地实施第242(1967)号决议。

79. 主席：苏联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80.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代表指责我的立场反复无常，这是毫无根据的。从美国侵略越南的最初日子开始，苏联就坚决地、毫不动摇地要求美国停止侵略，并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撤出它的军队。只有在那以后，才会有可能进行任何谈判。如果在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掩盖侵略和给侵略者继续干下去的机会，我认为美国代表是明白这一点的。如果他不了解这一点，那么我现在对他讲清楚，而且我希望他理解这种立场。如果他理解了，他就不会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肩上。美国的新的侵略行动不仅仅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而且也受到了你们本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谴责。关于这一点，在过去的两三周内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因此，这种侵略行动是无法加以辩解的，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辩解不了的。

81. 关于中东问题，约斯特先生，你知道得十分清楚，我在这里所说的话也就是我一年多来在我们四大国会议中所一直向你说明的。

82. 作为苏联的代表，我特别坚持下列几点：第242(1967)号决议的所有段落和条款都应该得到贯彻执行，侵略者不应该因为侵略而得到奖赏，也就是说，被侵略者的每寸土地都不能交给侵略者，并且侵略者的军队应该从它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撤走，不留一兵一卒。这是符合该决议精神的。

83. 我想要强调的是，阿拉伯国家已经做了巨大的让步，并且同意以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停火线作为

以色列的边界线。它们是在向以色列做出重大的让步。由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侵略，以色列夺取了一大片阿拉伯领土。二十年来，以色列拒绝解决这一问题并拒绝归还这些领土。现在阿拉伯国家在做出巨大的让步。它们没有坚持要归还那片领土；它们仅仅要求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停火线上建立边界线。

84. 约斯特先生，你总在提出调整的意见。调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牺牲被侵略者的利益去奖赏侵略者，把侵略者所夺取的阿拉伯领土的某些部分交给以色列。这是根据什么呢？你认为这符合第242(1967)号决议吗？当然不符合。我拒绝接受那种办法和那种解释。第242(1967)号决议的基础就是该决议的不允许使用武力获得领土的主要条款。我们坚决维护这种立场。

85. 要是你和卡拉登勋爵都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明天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召开一个包括安全理事会主席——法国大使，约斯特大使和卡拉登勋爵参加的四大国会议；明天我们将就不容许使用武力获得领土，就所有以色列军队从它占领的全部领土撤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停火线后面和承认六月五日停火线作为边界线等问题制定出一个普遍同意的方案。我们将迅速地解决其它一切问题——包括和平问题和其它你想要解决的任何问题。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86. 我希望今天就从约斯特大使和卡拉登勋爵那里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对于以色列全部军队是否应该从它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撤走这个问题，请他们回答“是”或“否”。

87. 这是问题的核心、实质和症结所在。我们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才能有所进展。不撤军，中东不会有和平。现实就是这样。我们的同事，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对这点理解得越快，对中东问题和中东和平就越有利。

88. 主席：我以法国代表的身份，仅想指出，假如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全部条款和该决议的执行手段竟然能够从这次辩论中得以加强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对和平解决取得重大进展。

89.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我今天发言将本着这样的精神:首先从背景方面来谈一谈安理会受理的控诉,具体来说就是黎巴嫩提出的关于对其领土以及在黎巴嫩境内进行袭击的控诉,然后再回过头来谈谈有关这项控诉的现实情况。我在讲话的时候打算首先引用今天世界上公认为非常贴切适当的一些比喻来谈这个问题的国际性方面,其次就中东危机的来龙去脉来进行探讨。这两者当然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根据实际情况在逻辑上的轻重缓急,有时将着重谈一个方面,有时着重谈另一方面。

90. 目前,当阿拉伯各国民——而且实际上是当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忧虑和担心的时刻,如果我们为阿拉伯人被篡夺的权利辩护,而且今后继续辩护;如果我们将侵犯我们这些国家的主权的行为提出抗议,而且是作为被侵略者提出抗议,我确信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芬兰代表在他今天的发言中,讲到我们这里的讨论越来越脱离了中东冲突的严酷现实。我不妨说,我们对现实情况是有这种感觉的,因为我们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谈论乡村被毁和儿童们上课时被杀害也罢,阅读信件和看照片也罢,它同一个人亲眼看到本国的儿童、本国的平民、连同本国的乡村一起被烧杀一空,以及自己的亲人遭到惨无人道的杀害和集体屠杀,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91. 所以,我们在审议中就应该充满这种现实感。一个自身就是此种局势的受害者,同一个抱着相当超脱的态度、有点象尼禄一面弹琴一面观看罗马被焚烧那样来观望此种局势的人,在态度上当然是有区别的。

92. 当摩洛哥的代表昨天发言反映阿拉伯人当中和阿拉伯国家首都存在着的悲剧感时,他把以色列对黎巴嫩采取的行动同美国在柬埔寨采取的行动相提并论。美、以两国的行动重复着同一个格式;同样的论点正在一批又一批的人鹦鹉学舌似地随声附和着。然而,我并不想说,摩洛哥代表的发言已经对今天早晨美国报纸社论的作者们发生了影响,因为阿拉伯人的声音在美国报刊上几乎是得不到反映的。不过,我姑且认为这些报刊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吧。现在先来引用《纽约时报》今天的社论,它是这样讲的:

“更加险恶的危机

“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游击队庇护所的大规模袭击,再一次引起人们注意中东的一场正在继续的危机,它比最近几周国内国际所瞩目关心的、正在逐步升级的印度支那冲突,还要更加险恶。”

只不过,这篇社论的作者并未把应有的功劳归之于摩洛哥大使罢了。

93. 第二篇社论,也于今天刊登在纽约《每日新闻》上,标题为“以色列的柬埔寨”,附有以色列的干将摩西·达扬的照片。该社论讲到:

“局势”,作者说,“同我们在东南亚的柬埔寨问题完全相似,在那里,美国正试图用部队来解决问题,全力摧毁柬埔寨境内的赤色庇护所,然后迅速返回南越。

“昨天,以色列发动了它自己的一次雄心勃勃的‘柬埔寨式’军事行动。拥有一百辆以色列坦克和一千名士兵的两支先头部队,插入黎巴嫩南部,试图消灭阿拉法特的游击队,或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

“.....

“坦白地说,在这场搏斗中,我们是支持以色列的。而且”,作者接着说,“我们正在屏息凝神地等待着那些反对美国在柬埔寨的行动的人,例如参议员J.K.贾维茨之流的人物,对以色列插入黎巴嫩境内的柬埔寨式袭击发表评论。

“(‘假如我们能够用贾维茨换来达扬,岂不妙哉?’《每日新闻》的一个工作人员流露了他心里所想的话。)”

94. 参议员贾维茨反对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却赞成把鬼怪式和空中之鹰式飞机以及导弹交给以色列,使之永远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确,对此唯一恰当的评论是,他也和某些论述各国安全问题的美国知识分子一样,患有精神分裂症。

95. 关于两种局势相似并且遵循同一格式的说法,确实并非阿拉伯人提出的。首先,我们这里有今天的一些美国社论;但还不止于此,还有犹太复国主

义者和犹太教的领袖们自己也进行了这样的对照。我想冒昧地把一本十分独特的书拿给大家看一看，它是以色列对阿拉伯人发动的六日闪电战以后，在美国出版的。书名叫做《犹太人在越南的赌注》。作者有三位：梅厄·卡亨、约瑟夫·丘尔巴和迈克尔·金，封面上是以色列的国旗和大卫王之星。

96. 诸位，这本书通篇论证说，如果越共和北越人以及在南越为争取解放而努力的力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那将是对以色列的一个挫折。这本书还说明了达扬将军在这场六日闪电战以前怎样到南越去，并且作为一名伞兵实际参加了那里的美国侵略军的情况。这种对照，甚至以色列本国的领导人也接受了。

97. 拿犹太电讯社来说，它是最有权威的关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消息来源，由犹太事务局替以色列在纽约发布消息。根据一九五一年的地位法，该事务局是以色列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这种资格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承认——这种情况，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政府，一半设在以色列，而另一半设在纽约州纽约市公园路 515 号。

98. 下面是犹太电讯社所讲的话，标题是“据传以色列担心柬埔寨政权的垮台将鼓舞在中东的俄国人”。一切事情都要从俄国人和美国人的角度来考虑，仿佛阿拉伯各国人民并不存在似的。但我们确实是存在着的。这就是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发布的犹太电讯社的报道：

“纽约，五月四日讯。今天《时代》杂志在向新闻机构发布的一则消息中报道，一位未具名的‘以色列高级外交人士’，在向该杂志发表的谈话中‘暗示’，以色列政府对柬埔寨的结局感到严重关切，担心柬埔寨新政权的垮台将鼓舞俄国人中东加紧活动。《时代》援引这位外交人士说：‘假如美国抛弃（柬埔寨总理）朗诺，俄国人便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人已经软下来了。’”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是中央情报局必须把它那勇敢大胆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99. 接着，上面说的那家犹太电讯社又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报道了一位清醒的犹太教拉比批评犹太人对越南的立场时发表的见解。报道如下：

“布里克纳拉比说，犹太人应该同别人一起谴责越南战争……一位美籍犹太教拉比，今天严厉批评有组织的犹太人‘未能与广大社会上的其他人士一起’谴责越南战争，并谴责美国最近把越南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境内。负责各宗教间联系活动的主事布里克纳拉比……说，有组织的犹太人未能参加反战运动，损害了犹太人及犹太青年人的声誉，这些青年人是反对对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持狭隘看法的。”

他接着说：

“犹太人有一种倾向，喜欢通过以色列玻璃的棱镜，用近视的眼光观察世界形势。”

100. 我谈这件事，是因为那位拉比，在我们昨天还听说有言论自由并有权持不同政见的国度里，不幸已经被捕下狱了。不消说，我们对于州立肯特大学的四名美国学生被杀害一事，是深感遗憾和哀伤的。

101. 我对于摩洛哥大使昨天在他那篇卓越的发言〔第一五三八次会议〕中所作的那种比喻，无法再补充什么东西，而只能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确有一些相似之点。例如，美国总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柬埔寨将只停留三十天，并且将只前进三十哩”。但是我们知道，向湄公河上游行驶的海军纵队已经到达金边，该纵队已深入柬埔寨六十哩，而且，美国顾问被打死了。另一方面，当有人向南越总统阮文绍问及在柬埔寨境内的行动时，他说：“在我们能够攻击柬埔寨并深入柬埔寨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时间限制，没有次数的限制。我们认为必要时就这样干。”主席先生，你今天宣读的果尔达·梅厄夫人的信，也讲了同样的话。

102. 我不愿意在这里同一个已经干了并且正在干着国际强盗勾当的国家的代表进行辩论。但是我要请美国代表、著名的《动荡不安的各国》一书的作者考虑一下阿诺德·托因比刚刚在上个星期日，即五月十日，就美国作为世界两个最大国家之一肩负的责任所发表的见解。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阿诺德·托因比的见解。我们可以说他是，也可以说他不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同意，阿诺德·托因比无可置疑地是西方的一位主要思

想家，而且决不是亲共的作家。这是今年五月十日的有关报道。《纽约时报》上星期向这位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近日以来，世界其它地区对美国的看法如何？”下面是阿诺德·托因比的答复——我不能全部宣读，只想宣读几段：

“我想，在大多数欧洲人看来，美国现在好象是世界上最具有危险性的国家。因为美国毫无疑问地是最强大的国家，过去三十年间，美国形象的转变，对欧洲人来说是十分吓人的。而对于那些既非欧洲人，又非北美人，而是拉丁美洲人、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人类大多数来说，大概就更加吓人了。据我想象，这些人比我们还要感到不安全。他们觉得美国随时都可能干涉他们的内政，而且，和美国在东南亚进行的干涉一样，带来可怕的后果。

“对整个世界来说，中央情报局现在变成了象共产主义已经在美国心目中形成的那种怪物。”

他接着又说：“美国现在成了全世界的梦魇。”

103. 今天，卡拉登勋爵以令我极为钦佩的那种彬彬有礼的和讲经布道式的风度，向我们再一次宣讲了国际道义，并对安理会昨天未能通过美国和联合王国关于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修正案，表示了遗憾。我要向卡拉登勋爵的公正感提出如下问题：该修正案的意义究竟何在？举例来讲，如果它的意思是说阿拉伯人应该停止抵抗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占领，那么，我只能把卡拉登勋爵的话理解为安理会被应该作出决定，说以色列应该对戈兰高地继续实行军事占领。而且，这也意味着给以色列提供机会，让它不仅象一九六七年曾经干过的那样占领叙利亚，并且在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时候进攻黎巴嫩。

104.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以色列把停火解释为使以色列在约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叙利亚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合法化。但现在已经是我们在有权质问卡拉登勋爵的时候了：他是否认为停火实际上意味着以色列可以继续占领阿拉伯的领土，即联合国三个会员国的领土；这种占领是否在以色列决定并认为适当的时候，便继续下去，或者，是否在以色列把它的条件强加给阿拉伯国家之后，以色列撤退的时间才会到来，

当然，它强加这些条件主要是靠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帮助。

105. 现在，假如卡拉登勋爵不作直截了当的回答，那么我就来答复好了。这么答复也并不是我的。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后的几位以色列总理、副总理阿隆以及达扬和埃班等人所发表的声明，都已经流传甚广。但与我向卡拉登勋爵提出的问题直接有关的，是魏茨曼将军最近发表的声明，它又是由犹太电讯社报道的：

“以色列的运输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将军，昨晚在犹太人联合呼吁会的一次筹款晚餐会上宣布说：‘决不对阿拉伯人在领土上作任何让步。’魏茨曼将军，这位以色列空军的前任司令，是由自由运动党提名参加内阁的。”

我要在这里作个说明，自由运动党就是德尔·亚辛的英雄梅纳赫姆·贝京的党。这篇文章继续说：

“他并不是议会的议员。他对听众说：‘如果我们认为非交还领土不可，那我们准是得了某种精神病。’他强调说：‘我们祖先的以色列一旦到了我们手里，同阿拉伯人举行的任何谈判都必须集中讨论以色列的权利，而不在领土上让步。’魏茨曼将军，这位已故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钱姆·魏茨曼博士的侄儿，并未详细说明他所讲的‘我们祖先的以色列’是什么意思。”

106. 这样，我们就面对着关于一个没有限制、也不承认有边界的国家的概念。而这一点，也由达扬将军本人，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九日的《世界报》上，用较为清晰的语言作了解释：

“国外人士都应该认识到，西奈、戈兰高地、蒂朗海峡和约旦河以西的山区对以色列远远不仅具有战略意义，它们在犹太历史中就居于中心地位。而且历史上的以色列的恢复过程也尚未结束。自从犹太人在一百年前重返锡安山以来，殖民化和边界扩张的双重过程一直在继续着。我们尚未到达这条道路的终点。应当由以色列人民来确定他们自己国家的边界。”

107. 我谨提请卡拉登勋爵注意，这是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一份毫不含糊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承认

以色列已经开始了殖民与扩张的双重过程。同时，不仅对于阿拉伯人，而且对于整个国际社会都更为不吉利的是，他声明：“我们尚未到达这条道路的终点。应当由以色列人民来确定他们自己国家的边界。”

108. 主席先生，今天早晨，你向我们宣读了以色列常驻代表送交给你的一封信，其中有他的国家的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所作的声明。我想毋庸赘言，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发言人，不仅仅有两个或者三、四个喉舌。他们有很多喉舌。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纽约时报》在宗教上是倾向犹太复国主义的，并且亲以色列，该报今天在第三版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来评论昨天对黎巴嫩的袭击：

“另一个目的似乎是在警告黎巴嫩政府：如果它不能对游击队采取有效行动，它可能遭到象对约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边境所进行过的那种毁灭性打击。”

先生，这段话中一字一句讲得非常清楚的那种威胁，的确也包含在向我们宣读过的，而且已经作为安理会文件[S/9801]分发的那封信中，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该信，便可以发现这一点。

109. 我现在就安理会的义务本身来谈一谈。要把所有的暴行，即以色列占领当局正在不断犯下的纳粹式的罪行都讲出来，将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最近提交的关于杀害学校儿童的信件，约旦代表关于使用鬼怪式和空中之鹰式飞机屠杀平民的信件，以及科威特代表那封附有现场拍摄的遇难的阿拉伯平民、包括儿童与妇女的许多照片的信件，都描述了这些暴行。

110. 这份清单长得很。而面对着这种无法无天、这种蛮横无理、这种纯粹依仗武力的行为，竟然举世束手无策，这种怪现象对我们阿拉伯人来说，是既令人震惊又令人悲痛的。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行为，对于以色列愚弄世界道义与法律等行为，今天在我们所有的国家里都存在着必不可免的反应。巴勒斯坦问题又周而复始了。

111. 犹太复国主义的机构，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把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输入到巴勒斯坦，竭力阻挠建立足以保卫阿拉伯人权利的政治体制的各种

尝试，而且，它们把巴勒斯坦的人民和土地从地理政治上抹掉了。现在，该犹太复国主义的后代，已经迫使那些受害者的后代不得不采取合法的自卫反击，以免遭消灭和种族灭绝。千万不要忘记，是以色列正在占领我们的领土。是以色列单方面地说，就象我在此时此地已经讲过的那样，它无意从那里撤退，不管我们从特科阿先生的嘴里会听到些什么。是以色列说它希望举行直接谈判以谋求和平，然而却把阿拉伯人的一切权利都从议程中撤销，并且宣布这些权利是不能谈判的。

112. 现在再谈谈安理会的责任，谈谈那些继续存在的威胁和对黎巴嫩的袭击——这种袭击可能重演，而且是将会重演的，我要在这里回顾一下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通过的两项决议。一项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通过的第 2546(XXIV)号决议，该决议回顾了过去所有的人道主义的决议，然后接着说，大会：

“鉴于有关以色列在所占领之阿拉伯领土内实行集体惩处、大批监禁、肆行摧毁住宅以及其他压迫平民行为之新近报告，深为震惊，

“.....

“谴责诸如集体与地区惩处、摧毁住宅、以及放逐以色列所占领土内居民之政策与办法。”

113. 大会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日通过的第 2535B(XXIV)号决议中，要求安理会对于中东的十分严重的局势，负起特殊的责任。此项决议的十分简明的执行部分，

“1. 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之不可剥夺权利；

“2. 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以色列在占领区所采政策与行为以及以色列拒绝实施上述各决议案所造成之严重情势；

“3. 请安全理事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此等决议案之实施。”

114. 我认为这是安理会的一个机会——一个现成的、实际的和真正的机会——去着手捍卫法律，确保法治以反对弱肉强食的原则，因为如果允许以色列继续其惨无人道的行为和进行侵略，继续进攻和占

领，那么，不仅对于阿拉伯人，不仅对于中东，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将造成悲惨的后果。

115. **主席：**现在请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116.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认为叙利亚代表向安理会提出的一大串引语和错误引语并不值得回答。

117. **主席：**请叙利亚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18.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以色列代表谈到叙利亚代表的“错误引语”。我要求他立即证明我今天的发言中都有些什么错误引语。不然的话，他就是在蒙骗安理会，并且至少可以说是在撒谎。

119.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20.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要说，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第一次确定国界这个问题上，检验以色列意向的唯一途径是同以色列谈和平，而不是同它作战。我们已经准备好这样做，我们希望有朝一日阿拉伯国家政府也将如此。

121. 听了苏联代表在本次会议上的讲话，使我想起一九六七年我们在以色列同苏联代表打交道的经验。当时，苏联开始散布关于所谓以色列军队在叙利亚边界集结的谣言，于是苏联的驻以色列大使便被邀请前往该地区进行视察，以便让他亲自查明这些谣言是没有根据的。他仅仅耸了耸肩膀，回答说他不感兴趣。当联合国的军事观察员调查了这些谣言，核对了情况，并向安理会提出报告，指出苏联关于以色列军事集结的说法是臆造时，苏联大使及其政府干脆不予理会。他们继续散布谎言，而这些谎言，举世皆知，对点燃一九六七年的战火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关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侵略基地采取防御行动的目的、性质和范围，苏联代表实际上并不感兴趣。他甚至不愿意承认以色列撤退的事实。他所感兴趣的显然是对我国政府和别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大肆造谣中伤，并且煽动中东的冲突。

122. 我倒确实在有一点上同意苏联代表的说法，即弟子常常要追随他们的先生和师傅。苏联代表在肆意谩骂的活动中，忠实地追随了他的阿拉伯师傅们——这真是可怜，因为阿拉伯人的谎言和忿激情绪，

从来也没有给它们的传播者带来过任何好处。不过，苏联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却是互相影响的。说真的，假如安理会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为什么阿拉伯国家仍旧要对以色列继续作战，为什么阿拉伯国家要悍然破坏停火并且拒绝同以色列媾和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苏联代表的发言，便毫无疑问地满足了这项需要。受委托促进和平与国际安全，披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衣坐在那里的，正是要对煽动中东冲突负责的主要罪犯。

123. **主席：**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24.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对以色列代表放肆的发言提出抗议。我们正在讨论以色列的侵略，而不是讨论安理会理事国的行动。我们允许他在这里讲话，并不授予他任何权利来侮辱安理会的理事国。他太放肆了。

125. **主席：**我请求所有的理事国都能够以形势所要求的充分严肃认真的态度，使这场辩论继续下去。安理会应该能够根据文件和已作的发言形成它自己的意见，并且显然每一个人都将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126. 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27.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如果没有苏联的怂恿，本来是不会有关阿拉伯人在一九六七年对以色列发动决定性袭击的计划的。若不是苏联支持继续进行阿拉伯战争，在一九六七年以后，本来是会出现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的。

128. 苏联代表——一个压制小国权利，并且破坏邻国独立与主权的国家的代表——今天的发言，耐人寻味，却并不出人意外。苏联的干涉，已经变成中东冲突中一个持久的和不祥的因素，一股主张战争而不是主张和平的力量，一股支持阿拉伯对以色列继续进行消耗战的力量。从黎巴嫩领土出发进行军事活动的非正规部队，一直都在用苏制武器袭击和杀害以色列平民。苏制的喀秋莎火箭炮，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现在正和过去希特勒的那些血腥的武器一样，不加区别地对准犹太人。

129. 假如苏联关心促进这个地区的和平，那么无论在安理会，或者在中东，它都不会象现在那样宣

扬它的政策。它就会不再参与阿拉伯的侵略。它就会停止它在这场区域性冲突中不断增加的军事卷入。它就会开始致力于使有关各方实现和平。

130. 人们不能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安理会的理事国，特别是各常任理事国，听了苏联好战的恶骂，也明知苏联在中东的侵略活动和计划，却继续与苏联作伙伴，仿佛它竟然是小红帽的外婆，而并非那只嗜血的恶狼。

131. 确实，按照现在的情况，我国代表团要向安理会提出，假如这个机构想要严肃认真而且富于建设性地处理中东局势，那它就会很明智地把苏联传唤到它应该去的席位——被告席上去，交待它在中东干下的邪恶而危险的勾当。

132. 主席：请黎巴嫩代表行使答辩权。

133. 古拉先生（黎巴嫩）：我一定使我的发言简短。我只想谈谈昨天和今天的辩论中提到的几点。当然，我没有水晶球，无法预卜四大国在会议厅里关于中东问题的磋商情况。尽管我们今天饶有兴味地听取了议席上各位代表的发言，但是，我将不偏离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宗旨，即我们对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控诉。

134. 首先，我请卡拉登勋爵注意他在今天上午所谈到的一个问题。对卡拉登勋爵的公正意识和法律观念我是很敬佩的。我在内心深处确实感到我的怀疑很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为了载入记录起见，如果给我一个解释或者对于我的误解给予指正，我将表示欢迎。

135. 卡拉登勋爵在讲话开始时欢迎由安理会秘书代表你，主席先生，向大家宣读的报告。那份报告里有以色列总理发来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了许多问题。我只询问一下，卡拉登勋爵是当真欢迎整个报告呢，还是象我设想的那样只欢迎这个报告的某些部分。也许他欢迎的是以色列今天已经执行了昨天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

136. 我要谈到的另外一点是以色列代表昨天指责我贬低了自己的论点，说我假装不知道实际情况；并且说黎巴嫩军队和以色列军队进行了战斗，因此黎巴嫩军队对实际情况知道得更清楚。

137. 我高兴地告诉诸位，我完全同意特科阿先生的说法，即黎巴嫩军队对实际情况知道得更清楚，因为黎巴嫩军队知道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它的七名英勇的战士阵亡了，八名战士受伤。从入侵开始到结束，黎巴嫩的阵地不断地遭到炮击。

138. 我替特科阿先生感到惋惜，因为他可能已被他的军事长官们，以色列的鹰派，引入了歪曲真象的荒野之中。我要说的一点就是，以色列军事当局当然也比特科阿先生对实际情况知道得更清楚，因为他们甚至确切地知道他们向黎巴嫩军队的防线倾泻了多少发炮弹。以色列的意图是离间黎巴嫩军队和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之间的关系。这种意图可悲地失败了。以色列企图在黎巴嫩制造混乱、纷扰和分裂。这种企图也失败了，因为黎巴嫩人民在最近四十小时里，在危险面前，在以色列的侵略面前，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团结一致。

139. 特科阿先生昨天说，他的国家的武装部队不能在白天撤退，它们在等待夜幕降临。叙利亚代表昨天提醒我们说，贼是在夜间出来，而且在夜间溜走的。以色列的行动一贯是在黑暗中策划、在夜间干的。今天上午，苏联大使马立克在他的出色的发言中，向我们宣读了一条新闻，说在凌晨三点三十分——在夜里——以色列人还在轰炸黎巴嫩。

140. 我向安理会证实，在整个夜晚，为了掩护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退，以色列空军轰炸和炮击了我们的军事阵地和居民区，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以色列辩解说，它的搜索行动——这是今天梅厄夫人所用的名称——是针对在黎巴嫩的突击队的阵地的，是针对巴勒斯坦自由战士的，是针对为自己的家园而战斗的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运动的成员的。

141. 甚至特科阿先生昨天向我们编造的谎言也显示出他的借口是多么无力和荒谬。他信口说——我找不到任何材料来证实他的话——五名突击队员被杀，六名被俘虏，三十七栋黎巴嫩房屋被摧毁，还有几辆汽车被毁坏。一支入侵的军队，其中有包括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辆的整整一个装甲旅以及几千名士兵——不是一千名——参加了对黎巴嫩的那次袭击。为了什么？难道为了摧毁三十七栋房屋，杀死五个突

击队员以及俘虏六个人！多么大的讽刺，多么可笑。但这倒是符合以色列的官方政策的。

142. 特科阿先生恰好使我们想起了希特勒。我想提醒他，以色列种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看来完全是在袭用纳粹分子在上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方法。我想援引已故的伯特兰·罗素勋爵一月三十一日在逝世的前几天发给开罗一个议员会议的电文。这封电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他的遗言。在他谈到的一些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经常告诉我们，由于欧洲的犹太人在纳粹分子的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我们必须同情以色列。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能成为使任何苦难长期存在下去的理由。以色列今天所干的事是不能宽恕的，用过去的惨剧来为现在的惨剧进行辩护是十足的伪善。”

143.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种路线就是以色列军队中鹰派的官方政策。我们都知道——而且图迈赫大使今天提醒了我们——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个地区的许多决议，我们也知道环绕这一地区进行的疯狂破坏，这就是达扬将军所奉行的政策。这项政策受到了安理会一项决议〔第 270 (1969) 号〕的谴责。最近，这项政策又受到了人权委员会的一项决议<sup>⑧</sup>的谴责。在巴勒斯坦，在戈兰高地，在加沙和西奈等被以色列军队占领的领土中所使用的集体惩罚，现在从被占领土进一步扩大到主权邻国的领土了。对指定地区的平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以确保在被占的阿拉伯领土上的以色列禁地不受任何干扰。这条路线也包括绑架那些遭到即决指控的无辜平民，把他们带回以色列，酷刑折磨或者处决。这也包括毁坏房屋和无害的村庄；这还包括疯狂空袭居民中心，使无辜的居民遭受杀戮、伤害和绑架，使民用设施被破坏，庄稼被烧毁。以色列人一直在到处开枪射击，同时却在恬不知耻地试图要世界相信他们是要和平的。

144. 我们刚刚听到特科阿先生说，他请我们检验以色列的和平愿望。以色列已经被检验过多次了。它占领着三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以色列的和平概

念——最好叫做以色列统治下的和平——现在已通过公开的侵略和军事征服扩展到黎巴嫩境内了。

145. 黎巴嫩政府在给安理会主席和秘书长的一系列信件中，提请他们注意以色列对我们的城镇和村庄的肆意袭击，以及注意我们遭受的一切生命财产的损失。在最近的事件发生前，从一九六九年初到一九七〇年三月中旬，由于上述这些袭击和以色列对我们领土的入侵，黎巴嫩平民十六人被杀害，三十九人受伤和四十三人被绑架。这样，以色列－黎巴嫩停战协定、联合国宪章和国际道义与国际法的原则就遭到了明目张胆的践踏。

146. 这些就是我的意见。

147. 我现在再谈一件对于我们大家非常重要的事——我知道卡拉登勋爵也非常重视这件事——那就是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特科阿先生建议检验以色列的和平愿望。我认为安理会应采取某种措施以资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安理会可以通过一项简单决议，重申它致力于实现宪章的各项原则和规定，并且宣布：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今后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的领土都不允许为一个外来的军事强国霸占。

148. 主席：有三个发言人要求允许行使答辩权：苏联代表、联合王国的代表和以色列的代表。显而易见，我是想严格遵守答辩权这个概念的。但我想呼吁我的全体同事们能自行约束，尽可能对这些答辩加以限制，以保证安理会有效地工作。

149.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将铭记你希望我们发言尽量简短，并对你这方面的意见给予特殊的重视。

150. 我尊敬的朋友和同事，叙利亚大使，曾称以色列代表为说谎者。显然他比我更了解他。但在听过以色列代表发言之后，我就倾向于同意对他的评价了。以色列代表堆砌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一大堆诽谤、含沙射影的中伤和虚构的罪名来攻击苏联，因此我认为，要是一一给予回答便有损于我的尊严。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我将不予理睬，因为我认为理睬他有损于我的尊严。

<sup>⑧</sup>《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 5》，第 10(XXVI)号决议。

151. 我只想向安理会提供一些情况。首先，苏联和苏联政府一九六七年发出的关于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侵略的威胁迫在眉睫的警告已被证实了，因为侵略行动已经发生，并且直到今天侵略者还在阻挠和平解决。这是历史事实，而这位以色列代表的任何谎言都不能帮助他逃避这一现实。

152. 在安理会，以色列代表是多次坐在被告席上的。它也多次受到谴责。它是对人类和平和安全犯下了罪行的罪犯。单是由于进攻黎巴嫩，以色列就受过两次谴责。因此，当一个罪犯试图诽谤他人时，对于这个罪犯所说的话是不能置信的。

153. 有人提到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援助。不错，我们是在进行援助。我们用武器进行援助，用适当的设备进行援助，用军事顾问进行援助。我们不隐瞒这一点。我们为此而自豪。我们援助的是侵略的受害者而不是侵略者。我们感激美国人民，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我们苏联人民、苏联成为侵略的受害者的时候，他们援助了我们。对此我们是感激的，国际法允许对侵略的受害者提供援助，而不是对侵略者。

154. 我十分理解，当美国给以色列用以继续进行侵略的一亿美元贷款、现代化武器、鬼怪式喷气机以及其它东西的时候，以色列和它在这里的代表是非常高兴的。但侵略者的逻辑是：侵略者得到了一亿美元的贷款、大量流入的武器和源源不绝供应武器的承诺，那就是为了和平事业。而另一方面，侵略的受害者得到援助，那倒是反对和平。如果苏联坚持主张，根据第242(1967)号决议，阿拉伯的一寸土地，侵略的受害者的一寸领土都不得交给侵略者，那就被说成是反对和平和阻碍和平解决。

155. 另一方面，如果四大国磋商的参加者支持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加沙、伯利恒、戈兰高地以及其他许多阿拉伯领土的要求，那就是在促进和平解决。这就是以色列的逻辑，侵略者的逻辑。然而在安理会上或在全世界谁会同意这种逻辑呢？如果苏联根据第242(1967)号决议要求并坚持主张全部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的领土，那就成了对和平解决的一种障碍。而美国及联合王国的代表在谈论撤军的同时，事实上

一年多以来一直在坚持主张改变边界线以有利于侵略者，那倒是在促进和平解决。从侵略者的观点来看是福，而对侵略的受害者来说，则是祸。

156. 按照国际法，我们赞成援助侵略的受害者，而反对援助侵略者。若是苏联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回到六月五日停火线的后面，那就意味着苏联是在妨碍和平解决；而其它国家支持侵略者的领土要求并支持他继续霸占一大片阿拉伯领土的愿望，那倒是在促进和平解决。这是侵略的逻辑，是侵略者的逻辑，是那些支持并保护侵略者的人的逻辑。

157. 昨天与今天，以色列代表一直说他的国家与政府想要和平。假若确是如此的话，那么就请他声明以色列完全接受第242(1967)号决议及其全部规定与条款并准备执行该决议，声明以色列准备把它的全部占领军从全部阿拉伯领土撤退到六月五日前存在的停火线的后面，而且声明以色列同意放弃它对所占任何一块阿拉伯领土的要求。那么全世界和安理会就会相信以色列是要和平与和平解决的。直到现在，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发动侵略以后已将近三年之久，世界还没有听到这样的声明。假若以色列的代表发表这样的声明，世界就会相信以色列是要和平的。我们等待着这样的声明。

158.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想答复向我提出的两个问题，首先回答黎巴嫩大使所提的问题。

159. 我们曾对会议开始时所获得的消息表示了欢迎，现在我很高兴地确认，我所欢迎的就是以色列按照安理会昨天一致提出的要求完成了撤军这一事实。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开始审议时我所表示的欢迎。

160. 图迈赫大使也询问我关于我国政府对撤军问题的立场。撤军问题以及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已载入决议，对于决议的各项条款大家都很清楚。此外，我已经报告过，在四大国会议上我们对那些建议做了补充说明。四大国会议是做这件事的正当场所；而且这样做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们已经说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坚持这一立场。绝不存在放弃我们已公开做出的努力的问题，也不存在撤销我们所提出的建议的问题。如果苏联代表说我国支持用战争来获得领土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这是粗暴的歪曲。

161.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6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苏联代表方才几乎在每句话中都一再重复“侵略”与“侵略者”这两个词。我承认，我没有资格自称在侵略方面象他和他的政府那样擅长。有人想把这些词用于其他国家身上，昨天苏联就企图把侵略这个字眼加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防御行动上，遭到安理会的断然拒绝，这是对苏联代表的谩骂的一个有力的回答，这确实就象一九六七年六月类似的企图遭到失败一样。

163.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黎巴嫩代表一口咬定昨天以色列的行动不是针对恐怖组织的基地而是针对黎巴嫩军队。我们都记得昨天上午会议开始时秘书长说的话，我现在从逐字记录中引用他的话：

“以色列－黎巴嫩混合停战委员会的黎巴嫩代表也向混合停战委员会代主席提供了情报，混合停战委员会代主席把这一情报也向代参谋长作了汇报。当时这位代表来到鲁什哈尼克拉交界点与以色列的高级代表刚刚通了电话。据这位代表报告，以色列的高级代表说，目前在哈斯巴尼河以东阿尔库卜地区采取的行动只是为了消灭突击队员，如果黎巴嫩军民不支援突击队，以色列部队无意袭击黎巴嫩军民。”〔第一五三七次会议，第6段。〕

164. 与此同时，来自阿拉伯方面的报道证实，以色列的防御行动只是针对那些非正规军，他们把黎巴嫩的土地变成了武装攻击以色列的城镇与村庄及其居民的跳板。例如，在今天上午的《华盛顿邮报》上，我们看到了一篇来自黎巴嫩比尤福特堡的报道说：

“赫尔蒙山的一个高地连续遭到炮击。驻在又是游览胜地又是监视哨所的比尤福特堡的一位黎巴嫩士兵说，‘这些以色列的大炮试图轰击一个游击队的基地’。”

165. 同一报道还引用了法塔赫的一位发言人的話。他说，突击队同以色列人进行了殊死的肉搏战，并且夺回了中午被以色列人占领的一个游击队防御阵地。

166. 其他新闻刊物也刊登了类似报道。例如

阿拉伯中东通讯社昨天报道说：“黎巴嫩方面的消息说，以色列的军队包围了拉希亚法哈尔村的突击队。”

167. 中东冲突，即使没有歪曲、夸大和想入非非的东西来使其更加复杂化，本来也就够复杂的了。

168.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时间很晚了，我想很简单扼要地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对我所提问题的答复。然而，我还是认为，也许可以这样说，他的回答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充分的。由于时间很晚，并且这一问题从法律上来说是极为错综复杂的，我现在不想勉强安理会听我做任何更加详细的论述来证明，卡拉登勋爵的回答是不充分的。我对这些回答是感激的，而且我还要说，在上一次安理会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审议中，我有机会引用了卡拉登勋爵所著的题为《自由的开端》一书。我们在安理会共事五年中，仅有一次我从卡拉登勋爵那里得到了称赞，这是有记录可查的，他赞扬我对优秀文学作品颇有鉴赏能力。

169. 英国历史上有很多勋爵同时又是诗人，而且就在两天前，即星期一的下午，我聆听了卡拉登勋爵的一首诗。尽管我对他的散文很赞赏，但是很不幸我对他的诗却不能表示同样的赞赏。但是，我想到英国历史上有另一位伟大的勋爵，也就是诗人拜伦勋爵，他确实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一个民族的自由事业。我希望这一点能够使卡拉登勋爵得到灵感而写出更好的诗。

170. 主席：即使为了自由事业，我当然也不希望卡拉登勋爵离开人世。

171.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于卡拉登勋爵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我现在再作一次发言。他说我错误地理解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在有关不允许使用武力获得外国领土的问题上的立场。虽然他说他承认这一原则，但是他仍然没有回答我所提出的直率的问题：联合王国与卡拉登勋爵是否赞成所有的以色列军队从它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退到六月五日前存在的停火线的后面去？他只是在兜圈子而没有做出直截了当的回答。因此我

得出结论，他支持美国和约斯特先生的立场，即这条停火线要作有利于侵略者的改变，并且把部分阿拉伯领土交到或留在侵略者手里。如果我是错误的，如果我错误地理解了美国与联合王国的立场，那么我就要求它们明确声明它们同意不允许使用武力获得外国领土，声明它们赞同全部以色列军队从它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退到六月五日前存在的停火线的后面，并且声明它们希望承认那条停火线为以色列的边界线。只有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些直率的问题，才可能

向安理会表明，我错误地理解了联合王国与美国的立场。谢谢。

172.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的发言极为简短。我只奉劝苏联大使首先阅读一下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然后再阅读一下他手中的四大国讨论记录。阅读了这两份文件，他就获得了对他的问题的充分回答。

下午一时五十五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متنع عنها من الكتب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i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п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на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